

唐鑑真和尚東渡與

日本藝術發展

唐天寶二年，鑑真和尚東渡弘法，不但確立了日本律宗基礎，也替日本文化藝術作了很多的傑出貢獻。鑑真帶去的弟子和藝術家，正是盛唐培育出來的人才。他們在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奈良，發揮了我國唐代藝術所達到的高度水平。藝術風格精湛而宏偉，富於寫實性，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，形式也有了顯著的不同，因而更快的促進了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。

鑑真初到日本住在東大寺，寺爲日本奈良朝皇家首刹，其中盧舍那佛尤宏偉精好，爲唐代雕像技法東傳的第一傑作。據「東征傳」載，公元七五四年正月，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呂，與鑑真的造佛工一月到達日本。次年十一月塑造成二丈五尺千手觀音像，安置在東大寺講堂。公元七五六年六月，日本聖武天皇遺物向大佛獻納，有獻物帳，是爲正倉院的濫觴。這年作成了佛像百軀，盧舍那佛，觀音各一軀，純金觀音一軀，到公元七五七年，製成東大寺佛殿東西壁的聖觀音不空羅索觀音像織成圖帳。這些工作，可能有鑑真和尚所率領的藝術家們參與。東大寺的獻物，也可能有鑑真帶去的珍品在內。在同年十一月，日本皇室把新田部親王的舊宅，備前國水田一百町，賜與鑑真，因之建立了唐招提寺。

唐招提寺中的金堂，據傳爲隨他剃度的弟子少僧都如寶所建。據日史稱：文祿五年（一五九七）秋潤七月，近畿大地震，唐招提寺的古建築多數傾圮而金堂無恙。這是現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的一座建築。除金堂外，唐招提寺的講堂，也還是當時的遺物。

金堂內所保存的佛像，有的完成於鑑真生前，有的爲鑑真弟子所創造，還有不少留存下來。這些造像都能代表當時最進步的藝術成就。

首屈一指的是金堂中央盧舍那大佛坐像。爲日本現存古藝術品中最大最宏偉的乾漆夾苧造像。像高十一尺二寸。據平安朝初的「古寺記」，爲鑑真弟子義靜所作。但一九一八年修理本像時，於臺座發現有這樣一行墨書銘文：「造漆部造弟麻呂、物部廣足生、沙彌淨福」等各異的筆蹟，書體有天平時代的風格。這三人大概是輔助義靜完成的。

乾漆夾苧造像法，據我國歷史文獻所載，初見於東晉時，戴逵於招隱寺作夾苧行像五軀，與師子國（錫蘭）所進玉像，顧愷之所作維摩圖，並稱三絕，又東晉時尚書何充，作泥像七龕，年久毀損；唐沙門智周，於流水寺重加漆布丹青，變泥像爲夾苧像。又如意元年（六九二），武則天把嵩山少林寺普光佛堂神王像兩軀，迎入宮中，改爲脫胎夾苧像。初唐盛唐之時，此法盛行京洛，後遂傳入日本。據「唐招提寺記」說：「以龕造之，以布及漆重十三遍云」。從這尊盧舍那佛造像看，它的技法，達到非常圓熟的程度，遠非同時其他造像所能相比，大概是盛唐時期新傳去的方法，這尊像的面部，莊重肅穆，給人以渾厚的感覺。這是唐盛雕塑的特殊風格。試與敦煌盛唐期彩塑或龍門唐代石刻造像相較，可知其具有同一的優美作風。

佛像的頭部和全身作比例，似嫌稍大，頸部亦覺太短。但此像豐頤廣頰，肌膚盈潤。金體構圖，非常和諧，因此使人不覺它的缺點。古語說：「充實之謂美」，充實而有光輝，正是唐塑所追求的美學準則。它的各個細部都很精緻，顏面手指以及胸部，線條柔和洗煉，達到完善的要求。若從側面看起來，更覺優美。這尊大佛造像，可以說是盛唐造像技法東傳的傑出代表作。

其次是金堂的藥師如來立像。據「寺記」說是如寶所造，一

說是思託或軍法力所造。也是一尊夾紵造像，並貼金箔裝飾。

此像大概是在本寺初建時期所造，與盧舍那佛和千手觀音菩薩，並為三尊古藝精品。此像雕造手法，優雅豐麗，一望而知為盛唐作風。大概是奈良朝後期傳入日本的新樣式；與前期的造像，形態厚重而缺乏秀雅者不同。初唐作品，仍承隋代的藝術餘緒，所以傳入日本，也是一脈相承。到盛唐時期在藝術上有了新的創造，雖雕造佛像，必須遵守一定規範，但藝術家們常是以自己的美學觀念進行工作的。佛像造型，只要無背於大體，也能有所變通。盛唐的新風格，也體現在這尊高達一丈二尺二寸的立像上，並可以說是這時代少見的巨大遺品。它的兩手和兩袖以及自腹部下垂的衣紋，都顯出一種柔和的質感。這種技法，在印度的佛教造像中，很難找到相同的例子；但在中國佛教造像中，却常常見到。日本古代的佛教造像術，初傳自百濟、新羅；次之，盛唐時期的造像術與藝術家直傳到日本；於是中國、朝鮮、日本在造像藝術上，成爲一個系統。

金堂內的千手觀音菩薩像，是一尊高達一丈七尺六寸的夾紵造像。上塗薄漆，再貼金箔，此像與上述兩尊造像，都相傳出於鑑真弟子之手。此像頭部有十一面，又有千手持各種法器，表現出非常高的技巧。觀音面部，豐頤廣頰，與該寺藥師佛相似。在形態上各部頗爲均衡。面部、肩部、胸部、腰部都有適當的比例，特別是千手羅列，使它佈置得變化多樣，非有特具的匠心不可。在其外屬較長大的四十二隻手臂上，有着各異的手勢，各法物的持法也不相同，造像者的思考力實在是使人驚異的。觀音造像與藥師如來造像，都有優美的背光，尤以觀音像背光的精工鏤刻，直可與印度笈多時期最優秀的佛像背光相媲美；三尊像的背光上都繪有唐草與火焰抱珠圖案，爲唐塑中所常見，雖然多已剝落，但其勻整與典麗的作風，猶可想見。這正說明天平時代藝術所受於盛唐藝術影響的深厚。

金堂除此三像外，尚有梵天像、帝釋天像及四天王像，風格大致相同。四天王的面部，威猛懾人，在唐塑護法金剛中，也有此類面型。

唐招提寺有一更可寶貴的作品，即鑑真和尚坐像。此像在舍利殿西北隅開山堂中。高二尺七寸，是一尊等身大的乾漆夾紵像。據「東征傳」記載，這像是唐僧思託在鑑真生前作，不僅富於寫實的技法，而且表達出這位盲聖者的堅毅沉潛、凝神內觀的精神世界，由於他長期接觸羣衆，神態嚴肅而面含笑容，溫和可親，造像的線條也顯得很柔和，衣紋甚淺，使人對之有柔和的質感。且僧義澄「招提千歲傳記」說：「尊顏和雅而猶笑也」。這種技法是形神兼到的藝術。唐塑生人像傳世甚少，這像在中日美術史上也是一件重寶。（見封面）

最後有關鑑真和尚的「東征繪傳」也在此畧述一二。此畫敘述鑑真的生平事跡，用日本「繪卷物」的形式，全畫五卷，紙本，著色，卷子裝，共長二十餘丈。永仁六年（一二九八）畫工六郎兵衛入道蓮行作，爲鎌倉時代的作品。這是有關鑑真和尚的唯一繪畫，與「東征傳」互相參證，可以把鑑真的一生，更加具體而形像的表現出來。在鎌倉時代，盛行「繪卷物」，其同類作品，有圓伊的「一遍上人繪傳」、「春日權現驗記」、「石山寺緣起」、「法然上人繪傳」等繪傳，與此卷創作之年，前後相接。在畫風上帶有宋元時代的風格。這個畫傳內容，開始於鑑真十四歲時，畫中想像出不少中國景物的畫面。在鎌倉時代，中國宋元畫風傳入日本，很快的便被日本畫師所接受，其中充滿着宋元畫派的筆趣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按日本早期的美術，到奈良時代受到唐畫的薰染，起一巨大的變化。日本奈良朝的「唐繪」，成爲當時學習的典範。其初，多是佛教畫，即顯教、密教的佛像與壇儀以及高僧祖師像，謹嚴寫實的技巧，奠定了日本人物畫法的基礎。由「唐繪」而產生「大和共」。唐繪題材，多關宗教，大和繪題材，漸及世俗。從大和繪的基礎上，發展出「繪卷物」，是一種連環圖畫的形式。有文有圖，敘述一件故事或風俗，其初源於上圖下文的「過去現在因果經」到「源氏物語繪卷」的繪畫，文字與繪畫分段相間，已經類似小說的插圖了。「鑑真繪傳」，也是採取這一形式。不過畫風隨時代而變，日本從奈良到鎌倉時代，相當於中國由唐而至宋元，兩國畫風的變化，也是息息相通的。